

太史公與異史氏

「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創制，多加在文末，有些則在文章開篇提綱挈領，於敘事之外，直抒胸臆，加以議論、品評，多為點睛之筆。這種體例稱為「贊語」或「論贊」，類似於報章的「手記」「短評」「編者按」。

贊語濃縮了司馬遷的思想精粹，很多成為警句。如《楚元王世家》文末：「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循吏列傳》開篇則是：「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裏模仿這一手法，用「異史氏曰」發孤憤之言，以補鬼狐故事警示之未足，從幕後走到台前，直接與讀者對話。「異史」是相對於《史記》等「正史」而言。而「異史氏曰」的內容卻與「太史公曰」一樣，堪稱「大哉斯言」。像《促織》篇：「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完全不遜於正史之啟迪。

古人「論贊」運用較多，如王安石的「王子曰」。近代以來，則逐漸式微，大概嫌行文不夠流暢，且論贊極考驗短小精悍之文章功力，亦是苦差事。比較有名是孫犁，在很多讀書筆記用「耕堂曰」做贊語。他還專門研究過「太史公曰」，這就有點「套娃」的味道了。

現在自媒體蓬勃生長，「贊語」體忽然大興大盛起來（固然，大多數人不知道這叫作「贊語」）。文章中「某爺說」「某某君認為」層出不窮，指點江山，不亦樂乎。只可惜不少內容驢唇不對馬嘴，講着某老闆的逸聞軼事，就來定論行業監管之重要。不僅沒有畫龍點睛，反而畫蛇添足、畫虎類犬。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以「肥躬」畫作和雕塑聞名的費爾南多·博特羅（Fernando Botero），本月十五日在摩洛哥的家中因肺炎併發症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一歲。這位出生於哥倫比亞麥德林的藝術家，被公認為當代拉丁美洲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

博特羅青少年時曾夢想成為鬥牛士，但從小的繪畫興趣讓他找到了自己的路，他的作品以渾圓的形體和直觀的色彩造型獨樹一



幟。在他的創作中，描繪對象均體積龐大——胖女人、胖男人、胖馬、胖水果、胖胖的蒙娜麗莎，統統都是加加大碼……其風格甚至被稱為「博特羅風格」（Boterismo），作品一直廣泛頻繁地在世界各地展出。然而，博特羅強調自己「畫的不是胖子，而是想通過現實題材來表達一種體積帶來的美感和可塑性。」

半世紀職涯中，他一直是世界上最

《封神》的突圍

電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風雲》繼內地熱話之後，將於本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正式公映。雖說只是該系列第一部，導演烏爾善重新拆解中國神話傳說，重新架構封神宇宙，引領觀眾將目光投在遙遠的奴隸制王朝時代。

《封神》故事家喻戶曉，從粵劇到現代影視，已經出現很多版本，烏爾善又該如何突圍？他選擇從人物「自醒」的角度、姬發成長線、絕對權力與父子關係之間的衝突等視角，重新講了一個有關質子團的故事。而所謂質子，是商王殷壽身邊其他各諸侯王的兒子。

電影分為兩大主線，一條是善戰的商王卻視人命如草芥，西伯侯雖暫處弱勢，卻施以仁政，忠奸對比鮮明，大戰一觸即發；另一條是質子的個人成長線，他們歷經視商王為君父到逐漸覺醒，明白「你是誰的兒子不重要，你是誰才重要。」

以往的封神故事，多為群像戲，而甚少探討自己的命運走向。烏爾善則另闢蹊徑，以商周為背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散步走累了，你會在哪儿歇腳？講究人必要找一張長椅，吹彈乾淨，方才入座；隨性的大咧咧坐在台階上，甚或就着馬路牙子原地坐下。讀書總有歇目之時，書籤就此登場。那些精緻的書籤好比路邊的長椅，平整地卡在兩頁之間，絲質流蘇從書本裏挑出來，懶懶掛在書脊上，提醒你有空時定要再翻開，繼續未完的閱讀之旅。不過，對很多人來說，萬物皆可當書籤，正如在馬路牙子席地而坐。

作為一個資深閱讀者，我有不少書

說到陶淵明的生活學，之前我們談論了《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而不得不說的，還有《五柳先生傳》。

此文以仿史傳的方式寫一位名叫「五柳先生」的人（即陶淵明自己），文中涉及此人之籍貫、字號、性格、學歷、人際關係、經濟狀況、著作、死亡，但又有別於一般史傳，通通寫得「不清楚」。

舉例，起首寫此人的籍貫，卻是「不知何許人也」；寫姓名，卻「不詳其姓字」，而稱他為五柳先生，也只因他的「宅邊有五柳樹」。我們讀着讀

着，便會發覺自己不太肯定五柳先生是怎樣的人，卻相當肯定他不是怎樣的人。

《五柳先生傳》一文一百多字，竟然用上了九個「不」字，也就是其精髓之所在。陶淵明以「不」的進路，寫出了五柳先生的生活學原則。

寫到五柳先生的性格，他「不慕榮利」；寫他喜歡讀書，但「不求甚解」；寫他喜歡喝酒，但「不能常得」，而有人請他喝酒，與人交際，他也「不吝情去留」，想走就走；寫經濟狀況，家徒四壁，「不蔽風日」。

來到文章最後的贊曰（即總結全文

的文字），他更點題式地寫道：「不感慨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意思是：不憂慮貧窮，不急求富貴。

陶淵明強調隨性，講究放下，說到生活的道理，又怎可能黑白分明硬生生地指示你要這樣讀書、要那樣待人呢？

於是，他向不必要的執著說不，以「不」寫出了底線，又留白了大家可以自我填充的生活選項。我們「不慕榮利」，但可以愛家人、親朋友；「不求甚解」，但可以好學求知；與人相聚，「不吝情去留」，但可以珍惜每一個時刻。

們互以對方為「籤」。

在借來的書裏，偶然遇到一些有趣的「書籤」，如枯黃的樹葉花瓣，餐廳或超市的結賬單據。記得有一次，剛打開書，一頁輕薄的信箋飄落，上面的話沒頭沒腦，卻能讀出寫者鬱悶煩躁的心緒，可惜我沒有小說家的才能，不然，定能寫出一個懸疑曲折的故事。

又有一次，從孔夫子舊書網上淘了本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老書，翻讀時發現裏面夾了張取貨憑證。這張狹長的紙條已經泛黃，可讀出的信息不多，大意是

向不必要的說不

說到「不」

說到「不」

說到「不」

說到「不」

樹洞

會覺得自己是可笑地對着空氣或死物說話，在被感性駕馭思想與行為的時候，仍覺得自己尚餘一點理性，保留一些萬物之靈需要的尊嚴。

我居住的城市有許多人，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當別人的「樹洞」，正如我們要找樹木不難，難在不是每棵樹都適合聆聽心事：樹的四周太多人，他們會批評對着樹洞說話的人無聊，是弱者的表現；樹齡不足，主幹幼弱的，已在風吹雨打中勉強撐着，或許無法再承受人類沉重的情感，只怕萬一它有反應，還會誇張得塌下來，把樹下的人壓垮。

我要找的，也許是一棵盤根的老樹，經歷過百年孤寂的、看過滄海桑田的、面對過蟲害風暴的，才有能耐在傾聽的時候不作特別的反應，因為它的眼光容得下胡言亂語。哪怕面前的人挖了洞，卻難以接續用言語具體表達內心的哀愁，樹也不會批評、嘲諷或建議，仍默默站在原位，冷靜等待面前的人從理性與感性的交戰中走出來，然後離開，正如它也曾歲月中掙扎，然後存活過來。

電影中的周慕雲最後千里迢迢到了宏偉、具規模，卻曾荒廢的吳哥窟。他

圓碌碌的「博特羅風格」

多產的藝術家之一，作品也反映了其故鄉哥倫比亞多元而複雜的歷史。二〇〇〇年，博特羅向哥倫比亞共和國銀行捐贈了兩百多件藝術藏品，其中一百多件是他個人創作，包括作品《舞者》（附圖）。《舞者》當中博特羅刻意凸顯由身體曲線撐起衣服的紋線，強調人物寬肩豐胸的圓潤體態。共和國銀行在這批藏品的基礎上，成立了博特羅博物館，並免費向公眾開放。

數年前博特羅曾攜作品來華，「博特羅在中國」個展於北京和上海展出後，第三站二〇一六年來到香港，展出



館藏攝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亡鯉補牢

從九月十一日開始的一周，對於生活在廣東茂名茂南區的居民來說，卻是聞鯉色變，度日如年。他們關注颱風「海葵」帶來的暴雨和洪災，更擔心受內湧衝擊，附近一鯉魚養殖場有七十一條鯉魚從倒塌圍牆集體「出逃」，潛伏在周邊的河流湖泊，危機四伏。

為爭分奪秒將這些性情兇猛的鯉魚「逃犯」抓捕歸案，茂名市應急管理局聯同消防等部門，動員多方力量，出動獵槍、麻醉槍、電擊槍，利用聲吶設備，以及探照燈、套桿、繩索等工具，在養殖場方圓五公里的範圍內，展開地毯式搜索，全力圍捕鯉魚。

捕捉隊伍工作首日，至少捕獲八條鯉魚。截至九月十六日晚，被捕捉隊伍抓回的出逃鯉魚，已達六十九條。從現場拍攝的畫面可見，那些被捆綁或被擊斃的鯉魚躺在地上，每隻約長逾兩米。

據村民介紹，成年鯉魚每隻重逾二百公斤，抓捕不易。三日後，經證實應是六十九條鯉魚出逃，已全數尋回，參與圍捕的工作人員和當地居

民，都長長地吁一口氣，這些天懸着的一顆心才真正地放了下來，才敢放心地開門開窗，才能恢復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自二〇〇三年以來，內地允許進行商業性經營馴養的鯉魚品種，只有灣鯉、暹羅鯉、尼羅鯉三種。位於茂南區的這家鯉魚養殖場，此次出逃的鯉魚，包括六十九條成年鯉和二條幼鯉，品種均為暹羅鯉。

外表兇神惡煞的鯉魚，渾身是寶，尤其是鯉魚皮。數據顯示，二〇二〇年養殖鯉類及加工的內地企業一千餘家，鯉魚存欄量近一百萬條，產值超二百億元。地勢平坦、河湖眾多、溫暖潮濕的茂名，適宜鯉魚生長，目前是全国最大的鯉魚養殖基地之一。經此驚擾，亡鯉補牢，更應注重養鯉安全，加強防範逃鯉風險。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書的主人或讀者在上海某家服裝店定製了一套西服，約好某天憑此條到店取走，紙條上店鋪的紅印鑒清晰可辨。想來這位老兄也有隨手拿東西當書籤的習慣，不小心把取衣單遺忘在了這本書裏。浮世如夢，幾十年過去了，這位顧客，不知是否取到了他失落在書裏的新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貴」，那我們就更要留心了，陶淵明告訴我們不要憂慮貧窮，可沒說我們需要貧窮，而當他教我們不急求富貴，在我讀來，重點也在不急，也沒說不求。

又說，我用上的「不」字，也不比陶淵明的少。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在石柱上找了個洞，以一座古蹟去承載人生的懸念。那個洞最後長出雜草，我不知這方式與對着樹洞吐露心事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只知我想找的樹洞與故事中傾聽主角心事的地方一樣，都不在有需要的人身邊。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轟，音「稻」，意為軍隊中的大旗。去南京大學鼓樓校區的蘇浙運動場跑步，偶然經過一個金屬大旗杆，旁有石碑說明，稱「大轟坪」。我對鼓樓校區並不陌生。我任職的大學與南大的交流關係始建於三十多年前，我曾因公務多次往返，出入校園。二〇〇七年秋學術休假時還在北京路上霍普金斯大學和南大聯合建立的中美中心住過一學期。不過之前沒注意過這個旗杆，也沒見過說明。

原來，旗杆是南大前身之一金陵大學的遺物，原址在大禮堂南側的草坪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校園改造搬遷至此，如今是「南京市鼓樓區不可移動文物」。再一查，這是金大農業工程系教授、留美海歸建築師齊兆昌設計的。一九三四年，抗日風雲乍起，日本大使館在與金大比鄰的鼓樓百步坡豎起一個與當時南京的標誌性建築、金大北大樓等高的旗杆。每天早晨，日本國旗一升就超過了北大樓的高度，成為南京最高點了。愛國校友憤而募捐，委託齊兆昌設計、督造一個新旗杆。建成後，這個旗杆入土五米，地上部分由二十八節鋼管套接而成，高四十米，超過日本使館旗杆三米有餘，外觀和質量也更勝一籌。今天南大能在校園裏通過標識凸顯歷史，教育後人，很有意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淪陷，日軍施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期間，金大曾是國際安全區的一部分。齊兆昌擔任校園難民收容所所長，帶領教授、員工保護了數萬中國平民。「大轟」曾見證這段血淚史。在齊先生病逝三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落成開放，設計者正是他的兒子，中國工學院院士、建築大師齊康。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